鴛鴦亂飛

文：馮禍　畫：家裕

獨自步月歸去

九點半，沈蕙下樓，已見大衛，他與他握手，她問何處賞月呢，他說：

「明天你何處追月？」

「西沙灣。」沈蕙已與他同行了。

「西沙灣環境好，你若是明天不到什麼海灣去，我們到海邊賞月，要去西沙灣，我們附近走走，例如漆威道與覺士道。」

「然後我們去消夜。」

大衛點頭，圓月當空，漆威道上「拍拖」的很多，大衛也與沈蕙携手，抵覺士道，他們在異族的會所外面站定，月光下，那邊的建築與阜坪都美。逗留了一會舉步，他們在德興街口，那些霓虹燈令沈蕙感到俗氣，說是不要進去了。他提到那邊都是色情「架步」呢！他們繞道到漆威道。當回到尖沙咀關市，她問他往的士高如何，答道：

「找不到座位了。」

他們試了兩家向隅，再沒勇氣到第三家，後來他們到了廣東道上一家酒店的咖啡店中，找到座位，她說陪他喝啤酒，他道：

「我們飲生啤。」

「用什麼下酒呢？」她望着他。

「我吃飽了！」

「要些不易飽的三文魚如何？」

「好好好！」

「再要薯片、花生。」

大衛點頭。他們在那邊銷磨了兩小時，談了許多話，沈蕙早有付帳的準備，算是有志意成了。他們再拍拖看到沈蕙家樓下握別，她登樓知道十點半常恒有電話來。她忙打與她，竟是他本人接的，她說：

「我在家吃飯後到店裡，把一些事情做了，獨自步月歸去。明天我們是兩人世界！」

「明天我四點正開車來。」

她說在樓下候他，他即與別。屆期她未下樓他已來了，給兩百元與菲傭，把主人拉入房中，途與她一隻翡翠鑲鑽的戒指，她即致謝，他說是車停附近，她戴了這戒指隨行，上車，車開了二十分鐘，他說：

「我昨夜先失眠，後來也入夢。」

「精神怎樣？」她問。

「遇到你就好。」（七〇）

蜂語風言

倫繆■

不自今日始

上年度盈餘比預算超出兩倍。這才是財政司的傳統。

不是杞憂

九鐵聘專家研究三次出軌意外事故。

希望結論不是提高票價。

重在實際

立局通過脫離黑社會草案。

關鍵還在行動如何？

開心

鴛鴦世界

文：樓倩殷　圖：主樓　畫風：國

情詩有饒月蜜習練：〇七

到任何一個遠近旅行之地方，進入旅舍，酒店（西式）、旋館（和式）小大不分，頭一件事是大家入浴。現在住的這一小所獨立的，是二十年來新發展的「臨海新村」。王友春對下田的人情味，十分滿意，其實到處一樣，此國的生意原則是：客人出錢，工作者服務——若不相稱，便是對個人的「業」（工作）不「敬」。「敬業」源出中國的「禮記」，也就是「日本的禮記」，却行之於全日本。由偏僻的山鄉，到繁華的都會，成了習慣。

女侍送茶盤來了，傳統習俗，千年不改，這和英國、德、法……全同。和所請「五四」以後的中國全不同。二次戰後的中國——或者說「革命的中國」，什麼全「革了去」，不要！那麼有一套新辦法囉？沒有。有什麼呢？什麼也沒有！王友春是香港人，香港習慣是「要錢」，有的服一點兒務；有的一點兒也不服務。英文叫「光天化日之下的強盜」。那女侍着淺藍一片裝（溫披士），前身白色小圍裙，先問安，放下二杯一壺和一碟軟果糖——「請！」隨即由壁內暗櫥，取出漿得硬硬兩件「猶卡他」——浴衣，兩條熨得平硬的腰帶，放置在大廳臨近去浴室的竹架上：「御風呂，請自用！後園子裡有大池湯，請隨意！」一個深深的鞠躬：「有事請電〇一。」——「謝謝！好！」

王友春催促喜芬：「你去請！」——「一塊兒吧，開車久了，累了也餓了。」他們這是小旅館休息那次，和他訪她的個人公寓以後的第三次同浴於浴室中。兩個先在缸外地上依例擦洗冲過以後，先後進入深而不大的池湯中浸着！——「真好，這是引入的活泉，溫度那麼高！硫泉，聞得到！」互相以指搔背——她環抱住他：「開車累極了，幸而這紅大跑（本田跑）真聽話。結我一個克斯，慰勞吧！」——「好！我聽你的話！」兩個在湯中緊抱——「不許你……興奮！」

「這是不合情理的，除非是個病人！」他輕輕撫慰着她，盡在不言之中。

休息十五分鐘，步行出去尋地方吃晚飯，去電影中見到的有舞蹈歌唱的老酒樓？」她爲他披好浴衣，兩人躺躺間內，拉上了扇門——空氣調節，開了電視——「本地節目！下田的！」——「這已是蜜月，原不一定要有二體合一的事！」王友春忽有此想，喜芬却說：「吻我，給我恢復疲勞！」

天涯俠客無刀

埔木拍攝　文・秋風・圖

廿二：石破天驚

高立道：「你當然要去！」

齊雲高與信水君交換了一個眼色，哈哈大笑。「那就一齊去！嗯，諸位不吃飯？吃點東西再走吧！」

余顧南道：「兩位前輩遭是先塡飽肚子吧，若方姑娘沒有危險，則也不爭這一時半刻；若她有危險，更應該先吃飽飯！所謂人是鐵飯是鋼，何況還要等呂大哥！」

樵夫沒奈何，吩咐小二把桌子收拾乾淨，重新擺佈杯碟，喚了兩三個小菜，一大盤炒麵，余顧南又將應平野及關祖堯之死告訴師父。齊雲高沉吟不語。

信水君淡淡地道：「江湖仇殺，無日無之，何況是此時此地？江南大俠應平野，平日常常打抱不平，得罪了不少黑道中人，如今被殺，絕不奇怪！只是被殺死，居然無人知道，那逗留杭州，倒要小心了！」

齊雲高冷笑道：「齊某倒望他們找上門來！若查出是興魔會幹的好事，屈掌門說得不錯，不在此時撲滅之，以後恐怕便會增加不少困難！」

俄頃，呂維正上樓，一臉沮喪，余顧南問道：「大哥，可有令尊之消息？」

呂維正悲聲道：「看來家父也許已遭興魔會殺害了！」

余顧南道：「呂叔叔，武功蓋世，誰人殺得了他？大哥不必胡思亂想！」

樵夫道：「快吃飯，吃了飯好去找人！」衆人匆匆吃飽了飯，結賬下樓，剛至樓下，即見街上有許多人向北快步跑去，似有什麼急事般！

「有此可能，但也不一定！」齊雲高道：「以昨日觀之，興魔會似未有成氣候，他該不會在此時冒大不韙，自招滅門之禍！」

樵夫道：「不管如何，咱們若逗留杭州，倒要小心才！」

齊雲高冷笑道：「齊某倒望他們找上門來！若查出是興魔會幹的好事，屈掌門說得不錯，不在此時撲滅之，以後恐怕便會增加不少困難！」

俄頃，呂維正上樓，一臉沮喪，余顧南問道：「大哥，可有令尊之消息？」

呂維正悲聲道：「看來家父也許已遭興魔會殺害了！」

余顧南道：「呂叔叔，武功蓋世，誰人殺得了他？大哥不必胡思亂想！」

樵夫道：「快吃飯，吃了飯好去找人！」衆人匆匆吃飽了飯，結賬下樓，剛至樓下，即見街上有許多人向北快步跑去，似有什麼急事般！

（六五二）

蘇美諜影

東尼亞■

七〇：一抹星火的念頭

有一兩個在戲劇組幹得不大開心的編導，劉輞英則游說他們向公司申請，調到她那邊去。她公開地向這些編導說：

「我們這邊的戲劇節目肯定會繼續搞下去的，你們來了不怕英雄無用武之地。」

古健甫知道這件事後，心裡很不高興。

雖然，每一個公司的職員都有申請調職的自由，但作爲一個部門的主管，公然向其他部門挖人，這却有動搖別人軍心之嫌了。

然而，古健甫沒爲此事而發作，他已開始在爲自己的將來作着打算。

蘇聯KGB嚴厲拘制它屬下的諜報人員，從思想到一切言行，不准談戀愛；甚至結婚也不准擅自選擇，總是由上級來指定，無異配給似的，這種婚姻，往往沒有眞正的愛情存在，甚至最後以悲劇告終。

然而，踏入八十年代，人們的思想已不容易忍受高壓的拘制，他們敢於反抗，儘管是不公開的反抗，但是大大的進步了，成了一股暗流，在伺機洶湧而出。

伊連娜和安東洛夫，正是八十年代敢於反抗的年輕人，雖然他們已料到未來的命運可能是荊棘滿途，但是，爲了爭取未來的幸福，他們就不顧一切了。

「我有點怕，」躺在身旁的伊連娜忽然說，「未來的命運我不敢掌握。」

「別怕，」安東洛夫安慰她，「我決心和你結婚，就表示我永遠愛你，令你幸福，令你安全，也即掌握我們未來共同的命運了。」

「最初，唉，最初——」她深深嘆着氣，「我不知該說些什麼才好，到底是我首先錯還是你錯，我也弄不清楚，反正不必深究是誰的錯，我們應該想想我們共同的未來。你能說爲我努力，我很感激，但，你不該忽視我的力量，讓我們一起去創造未來，起掌握未來，因爲兩個人的力量，總比一個人大呢。親愛的，我這說得對不對？」

蘇美諜影

東尼亞■

七〇：一抹星火的念頭

劉輞英的權力越來越膨脹，古健甫不能不要爲自己將來的處境設想一下了。

照目前情形發展下去，他將來肯定會更加難做。人事複雜了，各部門的工作人員不齊心，缺乏幹勁，節目質素就會漸漸低落，許多問題也會跟着產生。那時候，一切責任還不是要古健甫一個人來承担！到時他不引咎辭職也不行了。

就這樣，離開HTV的念頭像一抹星火，開始在古健甫的心中萌生。儘管是一閃而過，但他到底開始在作着這最後選擇的打算。

這一邊，古健甫的戲劇組冷冷清清，軍心渙散，他自己則落落寡歡，心事重重。但反觀劉輞英騰騰。

劉輞英對工作十分投入，她常常早上上班後，一直到深夜才回家，簡直是以電視台爲家了，而眞正的家却成了只用作住宿的酒店似的。

星期天，她常常因爲一些工作未完成而往電視台跑，連一星期中唯一陪丈夫和兒子的時間也用到工作上去了。

爲了自己的前途，劉輞英正在做出最大的拚搏。

城市之光

■匡成

遺禍（九）

姚美鳳既出此言，作爲兒子的濟義自然沒有話說。

七七過後，一切喪事完結了，姚美鳳給濟仁一個電話。

陳濟仁一接到電話便道：「對了，我正想找你們，有關家產的問題。」

「我不是急於這件事，我想，濟義也應該問過了？」

「不必多說了，彼此心知肚明，我們就定於本星期六，我和至親，都會上來，讓親戚作証。」陳濟仁說好了時間而載綫。

星期天，陳府的老家，姚美鳳與兒子陳濟義在等候，時屆，陳濟仁來了，一來就是大隊人馬，姚美鳳與陳濟義，有些認識的是親友，但更多的是不認識的人。

姚美鳳已知道不簡單了，她暗中對陳濟義說，不論遇到任何事故，千萬不要衝動。

人齊集了，陳濟仁向座上各人介紹一位律師樓文員，說是由他宣讀父親的最後遺囑的事。

一句最後遺囑，姚美鳳已知情況有異了。

果然，那個律師樓文員先用英文，再用中文，宣讀陳文强兩個月前寫下的最後遺囑。那就是說，陳文强現有一個兒子陳濟仁，如果他不幸而死，全部的遺產，應該由他承受。「外人」不得爭奪。

風雨廣播道

陳浩泉■

九：要坐的士送貨去

「我？」笑珍爲之一怔，說：「我又不認識駱老板，駱老板又不認識我，我怎麼替你送貨去？」

朱洪說：「駱老板見過你，我們結婚時候，他去飲喜酒，還讚你長得漂亮呢！」

笑珍說：「我們結婚，已經是七年前的事，他只在婚宴中見過我一面，現在是什麼樣子，他還有印象嗎？」

「你去到樂華洋服店，說是我的老婆，是送做好的西裝來的，順便帶貨回去，駱老板就知道送的啦。好，現在我先打個電話給他，說是由你送貨去。」

朱洪說完，就打了一個電話給駱華，說：「好了，我已經跟駱老板講好了，你一送西裝去，他就知道你是誰的了！」笑珍却說：「我應承了潘太她們，要打藏雀的呀！」

「說得容易，有時上到巴士站，等巴士回來，一來一回，非要兩個小時不可，除非你給錢我搭的士啦！」搭的士，車費比搭巴士貴了幾倍，朱洪有道麼多錢，那就不如多覓一條馬纜啦。他正在猶豫，笑珍却說：「你不給錢搭的士，我就不替你送去的啦！」

逃妻

■王方

朱洪對笑珍同意這樣做。

電話收了綫，朱洪對笑珍說：「你一送西裝去，他就知道誰是色情『架步』呢！他們繞道到漆威道。」

他提到那邊都是色情「架步」呢！他們繞道到漆威道。

當回到尖沙咀關市，她問他往的士高如何，答道：

「找不到座位了。」

他們試了兩家向隅，再沒勇氣到第三家，後來他們到了廣東道上一家酒店的咖啡店中，找到座位，她說陪他喝啤酒，他道：

「我們飲生啤。」

「用什麼下酒呢？」她望着他。

「我吃飽了！」

「要些不易飽的三文魚如何？」

港桃外源

辛海■

二八七：跟隨一個背影

熱鬧的人羣，燦亮的燈綵，嘈吵的聲音……

慧清讓那漢子的臉型和談話深深吸引。她不是見過世面，與不少事業男人打過交道的女强人嗎？她對人處事不是有其冷靜和步驟的嗎？

但是，發現這樣一張鄉土漢子臉，聆聽他的語調，她無條件地把那些現代城市上流社會的好涵養和好招數，通通地丟掉。以另外一種方式應付眼前事實。

她要跟隨那漢子替老漢送花，她在媛媛耳邊說：

「媛，我去一去就回來！」

媛媛很了解地點點頭。也許是同血統的上一代和下一代的訊息互傳吧？她從媽咪剛才的注意盯望，再漢子的神貌、談吐，這個從未見過生身之父的姑娘，却已預感到此人的身份特殊。

她目送媽咪擠鑽在人羣中的背影，高聲說：

「媽咪，我不能在這趟久候！」

「那你自己隨便走走，唔，你代我還購一株桃花帶回家吧！」媽咪在人羣裡投來這樣一句。

等了一會，她只好代媽咪選購一株桃花，兩千塊，另外也買了一盆叫做蟠桃桔的，她因爲「蟠桃」兩字而購買。

一個四十歲左右的漢子，替她把桔搬到年宵市場外的停車地方。她則搬一株選購的桃花。

她望了望那盆蟠桃桔，問：

「你們的島，叫蟠桃嗎？」

漢子恍忙否認：「不，不，我們是因這種桔長得像蟠桃，就這樣叫它。」

他把用紅紙包裹好的桃花紮在車頂上。她謝過漢子，他趕着回到攤檔做生意去。她看腕錶，時間已十二點多。當然不忘記曾約了李船在午夜後一點鐘，在卜公碼頭見面，兩人好好地共度新年第一時間的幾個小時。

先把車子開到家門口，在對講機裡叫阿勤和阿達下樓把桃花、蟠桃桔搬回家，她說：

「我有節目，媽咪回來告訴她，我天亮才回來跟你們一起吃齋。」

九龍文人墨客

七〇：一流高手

阿超又曰：「我有感也。」

阿超與阿雄出了飛人酒廊馬上飛的士去福華街，先去街邊檔查問。

有人知冷佬許，後來去到一間士多問，有個阿嬸曰：「是否黑黑實實個潮州仔？」

阿雄曰：「然也，阿嬸，我失了位地址，只有一筆錢等佢去領取，唔該講我知。」

阿嬸曰：「你過，個潮州仔周時來此處買啤酒。」

阿超曰：「你點知佢住九千號天台？」

阿嬸曰：「車，我送過麻雀枱上去，點會唔知嘅。」

阿超曰：「咁又係，唔該晒！」

阿超阿雄一路搵到九千號，乃係一幅七層高唐樓，直晒上去。

未上到天台，已經聽到上邊頗爲喧雜，有幾條友聲粗粗講嘢，有冷佬許口音。

阿超曰：「似似地冷佬許，等我見識一下者。」

阿雄曰：「然，果然似佢。」

阿超又曰：「我有感，應該可以搵到佢，我對我大佬講起飛人酒廊有兩條友掟飛鏢好勁，我大佬不信，要同我賭一鋪，阿雄，我買你贏者也！無論如何，去刮下冷佬許，贏了錢，我分一半界你！」

阿雄曰：「眞唔眞呀，邊個你大佬？」

阿雄指住牛精良，曰：「佢係矣。」

阿雄曰：「又好，同你去刮佢返來！」

阿超曰：「我介紹大佬你識啦。」

於是拖阿雄過去，曰：「良哥，此乃阿雄，掟飛鏢一流高手也！」

牛精良曰：「阿雄！好嘢，英雄出少年，聽聞此處有個冷佬許，同你有得揮。」

阿超曰：「良哥，我哋剛唔諗住去刮冷佬許返來，一較高下。」

牛精良曰：「好極！邊個贏，我賞一隻牛！阿雄，界心機嘞！」

阿雄大喜，曰：「多謝良哥。」

牛精良曰：「去刮冷佬許，等我見識一下者。」

九龍文人墨客

歌長田■

嚐羅

天涯俠客無刀

埔木拍攝　文・秋風・圖

廿二：石破天驚

「有此可能，但也不一定！」齊雲高道：「以昨日觀之，興魔會似未有成氣候，他該不會在此時冒大不韙，自招滅門之禍！」

樵夫道：「不管如何，咱們若逗留杭州，倒要小心才！」

齊雲高冷笑道：「齊某倒望他們找上門來！若查出是興魔會幹的好事，屈掌門說得不錯，不在此時撲滅之，以後恐怕便會增加不少困難！」

俄頃，呂維正上樓，一臉沮喪，余顧南問道：「大哥，可有令尊之消息？」

呂維正悲聲道：「看來家父也許已遭興魔會殺害了！」

余顧南道：「呂叔叔，武功蓋世，誰人殺得了他？大哥不必胡思亂想！」

樵夫道：「快吃飯，吃了飯好去找人！」衆人匆匆吃飽了飯，結賬下樓，剛至樓下，即見街上有許多人向北快步跑去，似有什麼急事般！

（六五二）

生理淺談

芭蕾舞演員舞姿輕盈須知要承受痛苦訓練

通天曉先生：

我們看到跳芭蕾舞的女演員，脚尖支撐着全身，跳得那麼輕盈愉快，難道他們不感到痛苦嗎？

何雪飄

何雪飄小姐：

當人們觀賞着芭蕾舞演員在舞台上演出的時候，看到的是動作和體態的優美，而很少有觀衆意識到舞蹈演員常常是忍受着疼痛在表演着。

據醫學人員調查，在六十一種運動中，以體力、精力及環境的需求和消耗來說，芭蕾舞佔第二位，僅次於非常劇烈的美式足球。法國芭蕾舞大師諾維勒在他一七六〇年出版的一本名叫「舞蹈與芭蕾學」的書中寫道，「最重要的是跳舞的人，要不斷通過長時間的痛苦訓練，把肢體的正常狀態扭轉過來，然後再擺出與自然狀態相反的姿態出來。」

對於一個芭蕾舞的演員來說，生理上的疼痛與「受苦」並不是同義詞。在很大程度上來說，疼痛是她們自己要受的。在她們學會控制自己的肢體的時候，她們也知道隨之而來的便是疼痛。疼痛是這種舞蹈的時候，她們也知道隨之而來的便是疼痛。疼痛是這種舞蹈的一個組成部份。古典芭蕾舞要求至少十年的廣泛而精確的訓練。訓練要從青春發育期以前開始，因爲那個時候的肌肉、韌帶與筋骨還沒有定型。在經過一萬個小時的訓練以後，芭蕾舞學生要能夠在一瞬間控制自己身體的每一個部位，這包括足尖和膝蓋的運動，以及在臀部不動的情況下脚部旋轉所牽動的五十多處肌肉。現在，所有主要芭蕾舞劇團的演員都要求能夠做出三十二個單脚快速旋轉的動作。在舞蹈演員顯示這種獨特的身體威力的同時，她們體驗到的疼痛。長期的有系統的訓練，使一個以舞蹈爲生的人毅煉出很大的耐性。舞蹈演員忍受疼痛的耐性是一般人所不能想像的。一般人認爲，跳舞的人麼痛苦，在演出開始的十至十五分鐘以後，要求極高的活動（像跳舞）所引起的作用比止痛藥還好。這種身體自發的鎮痛能力，也就是舞蹈演員和運動員所自稱的、對他們自己行業的「上癮」。一個舞蹈演員，當音樂一响起來，不管她當時經受着什麼樣的傷痛，多年的訓練和自己對自己的要求就會指揮一切。也就是說，在這個時候，控制她身體的是「舞蹈語言」。但是，當幕落的時候，在舞台上被暫時忘掉的疼痛又會重新出現；而且像報復似的，疼痛往往會加劇。然而，這個時候，舞蹈演員所聽到的是觀衆熱烈的掌聲，所感覺的是演出成功所帶來的狂喜。至於疼痛的感受，那就是她在關上門以後要去對付的事了。（唐寧、新八九八四八）

現發非東在隊險探

四萬年前類人骨化石

人類誕生地可能在中東地區

探本尋源

丁嘉先生：

一位克利夫蘭的人類學家，在東非發現了四百萬年前的人類骨化石。這發現很可能打破了全部現代關於人類誕生地的理論。

在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七至十八日，一隊由美國和法國人等組成的探險隊，以查爾・約翰遜爲首，在伊非屋皮西亞東北部的阿化地區，發掘出一塊完整的人類上顎骨，半塊上顎骨和半塊下顎骨化石，這些顎骨全帶有完整的牙齒。這三塊顎骨化石是迄今爲止已發現的最古人骨化石，而且至少可在四個方面扭轉人類學的看法：

一、這化石顯示，地球上人類的歷史比過去我們所想像的要長得多，也許要長一百五十萬年。以基本測定化石年齡法的測量顯示，伊非屋皮西亞人骨化石，可能是四百萬歲。以前所發現的最古人骨化石，是一個顱骨，是數年前於肯雅的魯多爾夫湖岸爲人類學家力奇發現的，其年歲爲二百六十萬年。

二、伊非屋皮西亞人骨化石亦顯示，人類的文明（雖然公認仍是很原始的方式）已有極長的時期。約翰遜說：「在這些人類顎骨上的牙齒不大，使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些人類當時是吃肉類，並可能使用工具以獵殺野獸，也許使用的的工具。這亦意味着四百萬年前可能已有某種方式的社會合作，和一些通消息的系統。」

三、約翰遜及其同事亦相信，這種眞正的人類，與在阿化地區的「近似人類」幾乎肯定地同時存在。人類學家力奇已承認，約翰遜的發現，對於確定他自己父親的人類平行發展的理論，有很大的價值。這理論是已故人類學家路易士・力奇所提出的，但一向未能証實。

四、也許最令人吃驚的是，這新的發現顯示，人類的誕生地不是非洲而是在中東。這四百萬歲的骨化石是在距紅海僅一百哩的阿華詩河谷發現的；那兒，阿拉伯和非洲也曾由一陸橋連起來。

作出這發現的探險隊，是由十五人組成的，其中有美國、法國、德國、伊非屋皮西亞等人類學家，另外還有法國地質學家，伊非屋皮西亞的古物管理官阿斯夫兆。

約翰遜說：「我們僅在阿化的三天內就擴展了人類歷史幾達一百五十萬年，阿斯夫兆在阿華詩河一支流的火山堆積物的表面發現這些人類顎骨化石。這些骨，是由他宜讀低於一火山層一百五十呎水平的構造層中，而火山層的日期已定出是在三百至三百二十五萬年之間，因此，約翰遜認爲，這些骨化石接近於四百萬年是可靠的。

約翰遜預料他們的發現將引起重大的爭論，特別是他的敏驚人的新看法——人類的誕生地是阿拉伯半島而不是非洲。

以前，大多數著名人類學家均認爲人類的搖籃在非洲。

約翰遜關於人類出生地是阿拉伯半島的主張，仍有一部份是基於力奇兩父子所發現的人骨化石。路易士・力奇在坦桑尼亞發現二百萬年的人骨化石，而他的兒子李察・力奇在肯雅北方發現二百六十萬年的顱骨化石。而在肯雅北方再進一些的地方，就是約翰遜等發現四百萬年人類顎骨化石的地方。

由路易士・力奇發現二百萬年人骨化石的地方起，通過李察・力奇發現二百六十萬年人骨化石的魯多爾夫闌，而向後畫一條綫，沿綫一直指向的是在中東地區。（金德、新八九八二六）

古代「一字師」

我國古籍記載多處舉例

甚此再兩有趣個子

通天曉先生：

日前拜讀貴版「薩都剌尊」（見「鶴林玉露」第十三）並稱小吏爲一字師；唐李頻稱方干（見「葆化錄」）；僧齊己稱鄭谷（見「五代史補」）；宋曾吉父稱韓子蒼（見「竹坡詩話」）三；張詠稱蕭楚才（見「鼠璞」）；元薩天錫稱山東叟（見「蛾齋詩話」），等等。

其中，唐李相讀「春秋」，讀了錯別字；宋楊萬里以「千寶」當「千寶」，認了錯別字，爲小吏指正。這兩個故事跟寫作中比較兩種不同的寫法，從而提高欣賞水平與寫作能力，關係不大。下面且舉兩個較有趣的例子。

五代時僧人齊己，是個頗有才學的詩人，他寫了一首「早梅」詩：「萬木凍欲折，孤根暖獨回。前村深雪裡，昨夜數枝開。風遞幽香去，禽窺素艷來。明年猶應律，先發映春台。」詩人鄭谷讀了這首詩後，說：「數枝非早，不若一枝佳耳！」詩的題目既然是「早梅」，則「數枝」又怎麼能稱「早」，不如「一枝」更能表現出「早」字。看來鄭谷的修改意見是正確的。齊己立刻下拜，人們遂以鄭谷爲齊己一字師。後人評道：「詩改一字，界判天人。」

不過，對此郭沫若却不以然，他說：「看來，齊己的『早梅』乃白描詩，非即景即事，故可改『數枝』爲『一枝』。但據我看來，同是白描，改固可，不改亦未嘗不可，看不出什麼天人之界。」

另一個例子是蕭楚才與張乖崖的。蕭楚才任溧陽縣知縣，張乖崖剛好出任該州州牧，有一天，蕭楚才率張乖崖之召來同食，蕭楚才到來後，見到几案上有一詩箋，上面僅有一絕句，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閒殺老尚書。」蕭楚才讀後暗自搖頭，情不自禁拿起筆來將「恨」字改爲「幸」字。張乖崖出來後，見到自己的詩稿被塗改，怒問道：「誰人大胆改了我的詩？」左右不敢隱瞞，以實情稟告張乖崖。不料蕭楚才不慌不忙解釋曰：「與公全身。公功高位重，奸人側目之秋，且天下一統，公獨恨太平，何也！」張乖崖身居朝廷要職，地位崇高，正是奸人佞臣側目妒嫉，虎視眈眈的對象。當是時，天下太平，人民安居樂業，國家一統，而張乖崖却「恨」太平，傳開出去，不被打成亂臣賊子才怪呢！張乖崖聽了蕭楚才一番解釋，不禁出了一身冷汗，油然讚曰：「蕭弟一字之師也！」（周默、新八九八〇三）

古人古事

勝蹟

通天曉先生：

前讀貴版「薩都剌尊」（見「鶴林玉露」第十三）並稱小吏爲一字師；唐李頻稱方干（見「葆化錄」）；僧齊己稱鄭谷（見「五代史補」）；宋曾吉父稱韓子蒼（見「竹坡詩話」）三；張詠稱蕭楚才（見「鼠璞」）；元薩天錫稱山東叟（見「蛾齋詩話」），等等。

其中，唐李相讀「春秋」，讀了錯別字；宋楊萬里以「千寶」當「千寶」，認了錯別字，爲小吏指正。這兩個故事跟寫作中比較兩種不同的寫法，從而提高欣賞水平與寫作能力，關係不大。下面且舉兩個較有趣的例子。

五代時僧人齊己，是個頗有才學的詩人，他寫了一首「早梅」詩：「萬木凍欲折，孤根暖獨回。前村深雪裡，昨夜數枝開。風遞幽香去，禽窺素艷來。明年猶應律，先發映春台。」詩人鄭谷讀了這首詩後，說：「數枝非早，不若一枝佳耳！」詩的題目既然是「早梅」，則「數枝」又怎麼能稱「早」，不如「一枝」更能表現出「早」字。看來鄭谷的修改意見是正確的。齊己立刻下拜，人們遂以鄭谷爲齊己一字師。後人評道：「詩改一字，界判天人。」

不過，對此郭沫若却不以然，他說：「看來，齊己的『早梅』乃白描詩，非即景即事，故可改『數枝』爲『一枝』。但據我看來，同是白描，改固可，不改亦未嘗不可，看不出什麼天人之界。」

另一個例子是蕭楚才與張乖崖的。蕭楚才任溧陽縣知縣，張乖崖剛好出任該州州牧，有一天，蕭楚才率張乖崖之召來同食，蕭楚才到來後，見到几案上有一詩箋，上面僅有一絕句，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閒殺老尚書。」蕭楚才讀後暗自搖頭，情不自禁拿起筆來將「恨」字改爲「幸」字。張乖崖出來後，見到自己的詩稿被塗改，怒問道：「誰人大胆改了我的詩？」左右不敢隱瞞，以實情稟告張乖崖。不料蕭楚才不慌不忙解釋曰：「與公全身。公功高位重，奸人側目之秋，且天下一統，公獨恨太平，何也！」張乖崖身居朝廷要職，地位崇高，正是奸人佞臣側目妒嫉，虎視眈眈的對象。當是時，天下太平，人民安居樂業，國家一統，而張乖崖却「恨」太平，傳開出去，不被打成亂臣賊子才怪呢！張乖崖聽了蕭楚才一番解釋，不禁出了一身冷汗，油然讚曰：「蕭弟一字之師也！」（周默、新八九八〇三）

街坊服務

曉天通

黑頭粉刺

一般皮膚病

斯黛拉小姐：

來信說乳房上曾有一粒小瘡，於是用手去擠它，但赫然發現那擠出來的東西，是黑色之物，還嚇了你一大跳，你問這究竟是些什麼東西，會表示什麼疾病？

其實，你是不必驚恐的，那只不過是屬於黑頭粉刺之類的東西，是很平常的一種皮膚病，決不會有什麼問題的，放心好了。

黑頭粉刺是什麼？其實這與一般之暗瘡是同一性質的東西。你不要以爲暗瘡只長在面部，其實除了顏面部位之外，胸、背部也是常有發生的。

告變黑，這時擠出的就會是黑色小東西，也就稱之爲黑頭粉刺了。

你知道其來龍去脈，那就不應再有驚怕了吧！

你曾否接受過穿耳？要不，你戴耳環之時，若刺着了耳珠，那當然是會流血的。因爲這個地方，也是有微血管分佈於其中的。有夾的那種耳環，雖不會刺着它，但若太緊之時，或者是將其弄損了，那同樣也是可以使耳珠出血的，這不會有什麼大問題的，小心一點，不要太緊，這樣就可以的了。（梁醫生、新八九九一三）

情辨症憑

穿耳出血

屬正常現象

保持平衡無罪推斷

本港刑事訴訟基本原則

通天曉先生：

在報紙上經常看到「疑犯」這詞，明明是罪犯爲什麼有時還會無罪當堂釋放？看到這情形，眞會氣死人，請你告訴我這其中的道理。

善良

善良先生：

你提的問題主要牽涉香港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問題。香港法律規定刑事訴訟基本原則主要有兩項：一是保持平衡，二是無罪推定。

所謂保持平衡是指，一方面對確實破壞社會治安的罪犯必須懲罰，另方面在未定罪之前，被告人必須得到公平的對待。必須保障被告免受監禁、遞供，必須依照法定程序進行審訊，必須控制輿論的報道，防止出現影响審判的局面。總之，在拘留、審訊、判決等程序上，法律對被告人都有一定的公平措施。

所謂無罪推定是指，被告人被依法確定有罪之前，應當被視爲無罪的人，所以稱爲「涉嫌」、「嫌兇」、「疑犯」等較爲合適，無罪推定具以下特點：

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責任由控訴人一方承担，被告人沒有證明自己無罪的義務；不得强迫被告人證明自己有罪；對被告人有罪的根據如有合理的懷疑，應作有利於被告人的解釋；如不能證明被告人有罪，就作無罪處理。

基於以上原則，一個公民被指犯罪，或因嫌被拘捕，在未判罪之前，享有如下權利：

拘留期間，被告有權知道自己被拘捕的理由；有權與家人、律師會見，要求協助；被告無須接受警方盤問，亦無須作口供，這種權與警方不合作的態度，在法律上並不構成任何罪行；被告可保持緘默，這種緘默並不會在法庭上引致對被告的不利之處；被告必須有足夠的時間，以準備自己在法庭上的辯護；被告可依法得到免費的法律援助。

在審訊期，被告的權利包括：無須證明自己的清白；相反的，控方却要舉出「無合理的疑點」的證據以證實被告有罪；被告有權傳召爲自己作證的證人或提出任何證據，審視控方所呈示的證據；有權在庭上充份陳述自己的意見等等。

經過審判程序，如果裁判司認爲沒有充足的證據可以證明被控人犯有指控的罪行，可以下令對該告發或告訴案件不予起訴，而被告人就要當庭釋放。（夏知、新八九八〇七）

法律顧問

古代「一字師」

我國古籍記載多處舉例

甚此再兩有趣個子

通天曉先生：

前讀貴版「薩都剌尊」（見「鶴林玉露」第十三）並稱小吏爲一字師；唐李頻稱方干（見「葆化錄」）；僧齊己稱鄭谷（見「五代史補」）；宋曾吉父稱韓子蒼（見「竹坡詩話」）三；張詠稱蕭楚才（見「鼠璞」）；元薩天錫稱山東叟（見「蛾齋詩話」），等等。

其中，唐李相讀「春秋」，讀了錯別字；宋楊萬里以「千寶」當「千寶」，認了錯別字，爲小吏指正。這兩個故事跟寫作中比較兩種不同的寫法，從而提高欣賞水平與寫作能力，關係不大。下面且舉兩個較有趣的例子。

五代時僧人齊己，是個頗有才學的詩人，他寫了一首「早梅」詩：「萬木凍欲折，孤根暖獨回。前村深雪裡，昨夜數枝開。風遞幽香去，禽窺素艷來。明年猶應律，先發映春台。」詩人鄭谷讀了這首詩後，說：「數枝非早，不若一枝佳耳！」詩的題目既然是「早梅」，則「數枝」又怎麼能稱「早」，不如「一枝」更能表現出「早」字。看來鄭谷的修改意見是正確的。齊己立刻下拜，人們遂以鄭谷爲齊己一字師。後人評道：「詩改一字，界判天人。」

不過，對此郭沫若却不以然，他說：「看來，齊己的『早梅』乃白描詩，非即景即事，故可改『數枝』爲『一枝』。但據我看來，同是白描，改固可，不改亦未嘗不可，看不出什麼天人之界。」

另一個例子是蕭楚才與張乖崖的。蕭楚才任溧陽縣知縣，張乖崖剛好出任該州州牧，有一天，蕭楚才率張乖崖之召來同食，蕭楚才到來後，見到几案上有一詩箋，上面僅有一絕句，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閒殺老尚書。」蕭楚才讀後暗自搖頭，情不自禁拿起筆來將「恨」字改爲「幸」字。張乖崖出來後，見到自己的詩稿被塗改，怒問道：「誰人大胆改了我的詩？」左右不敢隱瞞，以實情稟告張乖崖。不料蕭楚才不慌不忙解釋曰：「與公全身。公功高位重，奸人側目之秋，且天下一統，公獨恨太平，何也！」張乖崖身居朝廷要職，地位崇高，正是奸人佞臣側目妒嫉，虎視眈眈的對象。當是時，天下太平，人民安居樂業，國家一統，而張乖崖却「恨」太平，傳開出去，不被打成亂臣賊子才怪呢！張乖崖聽了蕭楚才一番解釋，不禁出了一身冷汗，油然讚曰：「蕭弟一字之師也！」（周默、新八九八〇三）

收發室

林玉美　丁濤　善良　斯黛拉　何雪飄　賴柱盛　王燕　中生　林君　郭水杰　吳貴安　謝麗芳